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八仙得道 第五十六回 王小姐勸夫修道 胡舅爺助姊為奸

卻說月英轉世為人，性靈不昧，雖居羅綺叢中，念念不忘修道。但他的修道，和別人不同，別人但求獨善，他卻和藍采和生生死死都有聯帶關係。采和不能升仙，月英也不能獨自成道。並非事實上真有何種困難，皆因雙方歷來的關係太深切了，覺得同生同死，同轉凡胎，同入仙界，乃是必然的道理，一定的情勢，如有一人不得成道，其他一人，萬不能捨之而去。此中原因，看官們已經明白他倆前生情事，定能信為不謬。本來神仙最無情，也最有情。唯其有情，所以不能不以無情為根本。正唯如此，乃愈見其用情之苦，與情之深。月英原是仙種，又經天仙指示，超出迷途，示之正道。當此入世之始，出世之先，別的可以看破，獨撇不下一個情字。別的情況，尚可暫時丟開，而對於關係太深的藍采和，決無忍心棄置，各走各的路之理。

這要照現在文學說來，就叫良心問題。大凡天下事最難解決者，即是良心二字。強盜可以明火執仗，搶劫事主。忤逆子女可以打罵父母，而將死之頃，一點天良無不發現之理。天良的發現，較之法律的處分，一定難過十倍。這等就是良心的問題。惡人為惡，天不怕，地不怕，單怕良心的發現。何況神仙修道，是何等正經大事，焉有不顧天良，率意自私之理。大抵天良之用，即上文所言之情。而人情之體，即為天良。良心與情所不許的事情，而謂出之修道之人，雖在至愚之夫，亦信其決無此理。

例如月英一寸芳衷，既已決心出世，本來非常鎮靜，非常安定的，乃反為未來丈夫之事，紛擾其心曲。至於寢食幾廢，正因本於天良，發於情意，萬無丟撇采和，獨善其身之理。覺得這等辦法，非特理所不通，而自己的良心上，也絕對不願如此。

所以平日所慮，只愁采和迷於物欲，而一聞采和醉心名利到此地步，方覺平時顧慮的種種問題，均已實現眼前。在他父母，為愛女幸福計，得這樣的快婿，自然萬分喜悅。以為女兒心中，一定比他們老夫婦們更來得快活。哪知月英別有懷抱，突聞這等違反自己志趣，增加自己困苦的事情，霎時心中一急，竟忍不住兩行珠淚潸然而下，倒把王光夫妻都盛在悶葫蘆裡，完全想不出女兒是什麼意見，存的什麼心思，一時有何感觸。夫妻倆由不得齊聲詫問道：「我的愛兒，你這是怎麼了，難道說，許了這等要好的夫婿，還有甚麼不滿意的嗎？」月英心雖發急，但古時女子對於婚姻上頭，或關於未婚夫婿的話，照例是金人三緘，不行吐露一些意見的。況且月英生性非常厚道，既不忘情於前生的情侶，怎能失歡其此生的父母？極知父母深愛采和，而采和少年立志，也實在說不出一個壞字來。月英怎能實說，我是憐他蔽於世情，迷於物欲，怕他不能修道呢？既不能說，而父母逼住，堅問傷心之故。只得隨口扯了個謊，說：「身上有些不快，一時忍受不住，倒驚動了兩位大人了。現在卻又好了，還請兩位大人放心。」說畢，強裝歡容，莞爾一笑，這一來，倒又惹得兩老夫妻相向失笑起來。王光笑道：「女孩子家，聞到未婚夫婿的事情，原該有點害羞，才像我們這等大家的小姐。」夫人聽了，也以為然。原來他們明知月英所說都是推托之詞，卻又誤會他是害羞。幾句話，倒替月英解了個圍。

自從此日為始，月英心中便增添了許多懊悶，苦的是萬分不快，只能放在心頭，在父母跟前，卻仍是勉為歡笑，免得父母憂慮。每至深夜人稀，獨坐香閣，一轉到這些念頭，甚至繞榻彷徨，不安枕席。此時心中唯一希望，但冀早日出閣，得與采和相見，便可早夕勸諫，把前因後果，種種情事，時時對他談談。采和果有宿慧仙緣，那些一時的迷惘，究竟屬於後添的誘惑，未必難以感悟。只要他能醒悟，夫妻倆便可雙雙出家，尋訪仙師，早完孽根，道成昇天，為期當不在遠。萬一采和迷惘太深，竟難勸解，自己也只有葆住元陽，獨修玄奧。等得稍有程度，便當棄家遠走，務要訪到師尊，設法點化采和。總之，采和一天不悟，自己一天不敢離開凡世。這是他新近懷著的苦衷。只恨雙方年紀太小，成婚尚須待時。

在此長時期內，采和日日接近塵網，正恐為日愈久，見念越重，或竟弄到無法收拾，甚或因自身堅守道體之故，致傷夫妻情感，更是可痛之事。這月英只因一念之癡，弄到寢食俱廢，幾乎奄奄成病。不料天從人願。王光忽生不顧俗例，使小夫妻們共讀之議。

月英聽了，認為勸諷采和之時機已至。心中一喜，精神為之大振。一時笑也有，話也有，不知不覺變了一個樣兒。這惹得一班姊妹們，大家夥兒開他的玩笑，說他這點年紀，就希望和丈夫在一塊兒，真不害羞。幾句話，說得月英萬分冤屈。可是萬萬不能辯說，只有一笑置之而已。到了他們擇定的吉日，王光夫妻親送月英渡江。那邊藍氏父子，也按準時刻，帶來轎馬，在江口迎接。

小夫妻倆初次相見，都似從前舊識一般，也且不知不覺會得忘記羞澀，互相親愛起來。因在路中，不便說話，比及到了家中，那采和高興得像瘋人一般，帶領月英進去，拜見各位長輩，然後和各位平輩的兄弟姊妹們相見。這班人都年輕愛玩的，少不得又要拿采和來取笑幾句。采和一味地笑，並不分辯。采和的母親烏氏，見了這個未來的媳婦，愛得無可不可，笑得兩隻眼睛眯縫著合不攏來，抱在懷中，只不住地喊寶貝心肝。月英也真乖巧，湊著趣兒，滿口地喊媽媽，叫爸爸，也像藍文的親生女兒一般。當下烏氏吩咐，讓月英和他同睡一房，便於親自照管，反把原來同房的愛子采和，挪將出去，住到後面的套房裡去。月英見尊姑如此寵愛，心中也自歡慰。

這卻不談，單說采和自小不忘前生。五歲上學，七歲就能詩文。彼時的志趣，原和月英一般。但求修仙了道，不望博利心名。但因藍世代作吏，往來的親友，也都是為官作吏的人家。小孩子們從小讀書，就都存著長大為官的念頭。大人教訓孩子，也無非是望他們為官作宰，耀祖榮宗。采和畢竟年小，日居此等家庭，常受這等陶熏，不知不覺，已把生來的意志，漸漸換個樣子，一心想繼武前人，克承先志，大有非此不可的光景。藍文夫婦自然欣悅。烏氏也把采和如何立志，如何用功，告訴月英。月英哪敢多說，只得隨俗浮沉地跟著烏氏，稱頌了一番。烏氏也越覺開懷。

到了月英上學這天，小夫妻倆一同到了書房中，面對面兒坐下。那位毛先生，倒真是一位博學的君子，教著這一對兒聞一知十、一目十行的學生，居然也還對付得了。而且天天兀坐書齋，不請一天假。因此，這年小夫妻們的學業，更加進步得快。不過月英另有計劃，常於正課之餘，把從前讀過的幾冊道書，都拿來放在案上。空下來，就翻將開來，有意讀給采和聽。

采和先還疑他有心賣弄才學，並不怎樣去盤究他。後來日子久了，他倆情好日增，客氣盡除。采和方才問他道：「妹妹，怎麼愛讀這等道書？」月英心中，也正要他來問這句話，忙笑而對道：「哥哥難道竟忘了？這本是我你本等應讀的書麼？」采和聽了，不覺大笑道：「原來如此，妹妹想該明白你我前生的事。一世夫妻，只落得那麼一個慘報，回想起來，真令人心傷氣短。僥倖如今轉世重逢，又得仙師玉成，匹配夫婦，重續良緣，大該快快活活過這一生，藉以補償前生所受的冤苦，豈不大妙。何苦再向道門中求生活。能否證道，未必必成，而一世的幸福，先付諸東洋大海，這也太可惜了吧。不瞞妹妹說，愚兄從前不昧夙緣，因也時時想出世修道。後來想起人生有限，犯不上自討苦吃。吃苦還是小事，最怕修仙之事太過杳渺，未必一定能夠成功。不說別的，單說古來修道的人，並不在少數，何以我們所知的，不過寥寥數人呢。如此一想，我便大大地悔悟前非，趕緊致力於聖賢經傳之學，預備他年出仕皇家，也好和妹妹你共享人間富貴之福，豈不是好？」

月英忙道：「哥哥此言差矣。大凡修仙之人，正因人世光陰去得太快，縱使活到百年，不過浮雲過眼。百年之中，截尾去頭，便有天大富貴，又能享得幾時？怎比得世外神仙，逍遙自在，與天地同壽，日月並存。雖然修道之時，不免含辛茹苦，經歷艱危，究竟不過短期之事。正是所失者小，而所得者，卻無限制。怎見得不上算呢？至於修道難成，果然不錯。要知皇天不負苦心人。無緣入道之人，但能苦心堅志，未嘗不可有成。何況你我原有夙緣，此番墮凡，又經仙人指導扶掖而來。若是沒有前緣，為什麼仙師如此熱心照料咧？可見別人所難者，你我卻並不困難。越發不能自己暴棄。哥哥又說，自古以來修成仙道之人很少。據妹子所知，海外九州，上中兩界，金仙、天仙、地仙、鬼仙，總計也不在少數。若拿古今生人來比，自然上天好，算是難得之事。但要曉得成仙之可貴，就在修道的不易。若是人人能夠修道，個個可以成仙，神仙之途既濫，神仙又何足道也。奉勸哥哥，還該時時顧念前生

之事，及早回頭，莫辜負了仙師的美意和冥王周全之德。而且昇天之後，快樂無窮，比之人世富貴，相去何止霄壤。更何況哥哥所言輔佐皇家，榮華安享，究竟也還是杳渺之事，知道可有實在希望沒有呢？」

采和聽了，哈哈大笑道：「妹子居然著了迷啦。我的意思，既然生在人世，無論修道與否，總該轟轟烈烈幹他一場，也叫天下後世，曉得有我藍采和這麼一位人物，方不虛度了我這一世。到了功成名就之後，那時如果仙緣不減，再和妹妹刻苦用功起來，成功固好。萬一不成，橫豎那時年紀將近老大，不久也快要死的，算來還不算□分吃虧。妹妹以為如何？」月英知他魔障已深，徒費口舌，是挽救不及的了。只得放在心頭，慢慢等候機緣，再行勸警罷了。

再說，月英在藍家讀書，轉瞬已有半年。藍文夫婦幾乎把他寵到天上去，有時關切之情，比兒子采和還來得深密。

藍文的如夫人胡氏，也有一個兒子，一個女兒，卻生得肥頭大臉，蠢如鹿豕。老夫婦便不大愛惜他們。胡氏先只是氣不過，說同是老爺生出來的公子，為什麼要有厚薄之分。夫人雖然聽見，總不大去理他，由他自己鬧過一陣子，也就罷了。此時平空來了一個未過門的媳婦，夫人又是那樣寵愛。就是藍文，多把他當作掌上明珠一般看待。至於對待胡氏的子女，始終還是一個樣子，不曾因月英之故，稍增加一些冷淡之況。而從胡氏眼中看來，分明覺得藍文夫婦有了月英，格外把自己子女待得刻薄。這一股嫉怨之氣，怎能忍受得住，初時還不過人前背後作些不平之鳴，後來見藍文夫婦總不理會，便把膽子放大了一倍。偏偏這位月英姑娘，年紀究竟輕了些兒，他又專心學道，怎能曉得世途的險惡，人心的變詐，而且獨居深閨，不大出門，對於普通人情世故，亦從不考究。自從到藍家讀書，除了一天到晚和采和倆切磋琢磨之外，就只陪著夫人做些女紅針黹的事情。對於別人，是一概不大慇懃的。不過別人沒有心病，雖然見他不大理人，還只當他怕，羞好靜，懶得說話，並不見他怎樣壞處。

獨有這位胡氏，本來心存芥蒂，便覺月英一舉一動，都含有輕視他們之意。因想，這孩子現在還是小孩兒，不過在此附讀，論理只算是客人罷了，卻已經如此眼大心驕，容不得人；將來長大成人，嫁了過來，作我們的小主人時，不用說，更要拿出辣手來收拾我們。這等日子，自己便勉強挨過，卻叫一對兒女如何做人。他存著這等心腸，對於月英，越發視同眼中之釘。又因采和處處幫月英說話，更使他憤恨憂懼，不知所措。

他有一個兄弟，名叫胡千，是個胸懷鬼祟、專生風浪的小人，家中苦得四壁俱無。平時還仗這位阿姊的照拂，弄個小小的賭本，天天在賭場中出入，揩些油水度日。從來說，食人之祿，忠人之事；又道是得人好處，與人消災。胡千既然全仗阿姊生活，怎不替阿姊分憂。況且自己常常進出藍府，那藍文夫婦，也非常瞧他不起。若似這樣情形，阿姊的前程，甥兒的命運，都覺非常危險。本人恃他們為生活幫助，更向何處覓得活路。因此胡氏也引他為同患共難之人。他也竭忠替胡氏出主意，最好弄得采和、月英一對小主人雙雙歸天，這一家大權，就操在胡氏之手了。夫人雖為正室，失了兒子，便如做官的丟了印信，不怕不讓後任來接理公事。而胡千自己，也就儼然是一位扶正的舅太爺。再加以翊戴之勞，定策之功，藍府一份家私，至少也得派他三分之一。姊弟倆如此籌思，正苦沒得機會。

哪知天佑惡家，藍氏該有災厄。不上幾時，就被他們得到了一個根本解決的機會。不知這是什麼機會，卻看下回分解。